

杏園東漢墓壁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遼寧美術出版社

94

4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三十一號

杏園東漢墓壁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遼寧美術出版社

遼新登字2號

責任編輯 曹淑勤
裝幀設計 曹淑勤
封面題字 黃復盛
攝 影 薛玉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杏園東漢墓壁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5

ISBN 7-5314-1255-1

I. 洛… II. 中… III. 壁畫—墓葬(考古)—美術考古—中國—洛陽 IV. K87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5)第07106號

杏園東漢墓壁畫

XING YUAN DONG HAN MU BI HUA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 遼寧美術印刷廠印刷
(瀋陽市和平區民族北街29號)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 12 印張：7 字數：15 000

印數：1—2 000冊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責任編輯：曹淑勤 封面設計：曹淑勤
責任校對：侯俊華

ISBN 7—5314—1255—1/J·569

定價：45.00元

杏園東漢墓壁畫

徐殿魁 劉忠伏 樊有升

一、前言

1984年春季，我隊在配合洛陽首陽山電廠基建工程中清理了一座東漢壁畫墓。原編號為：84YDM2917。壁畫墓位于廠區北半部，偃師杏園村之南約500米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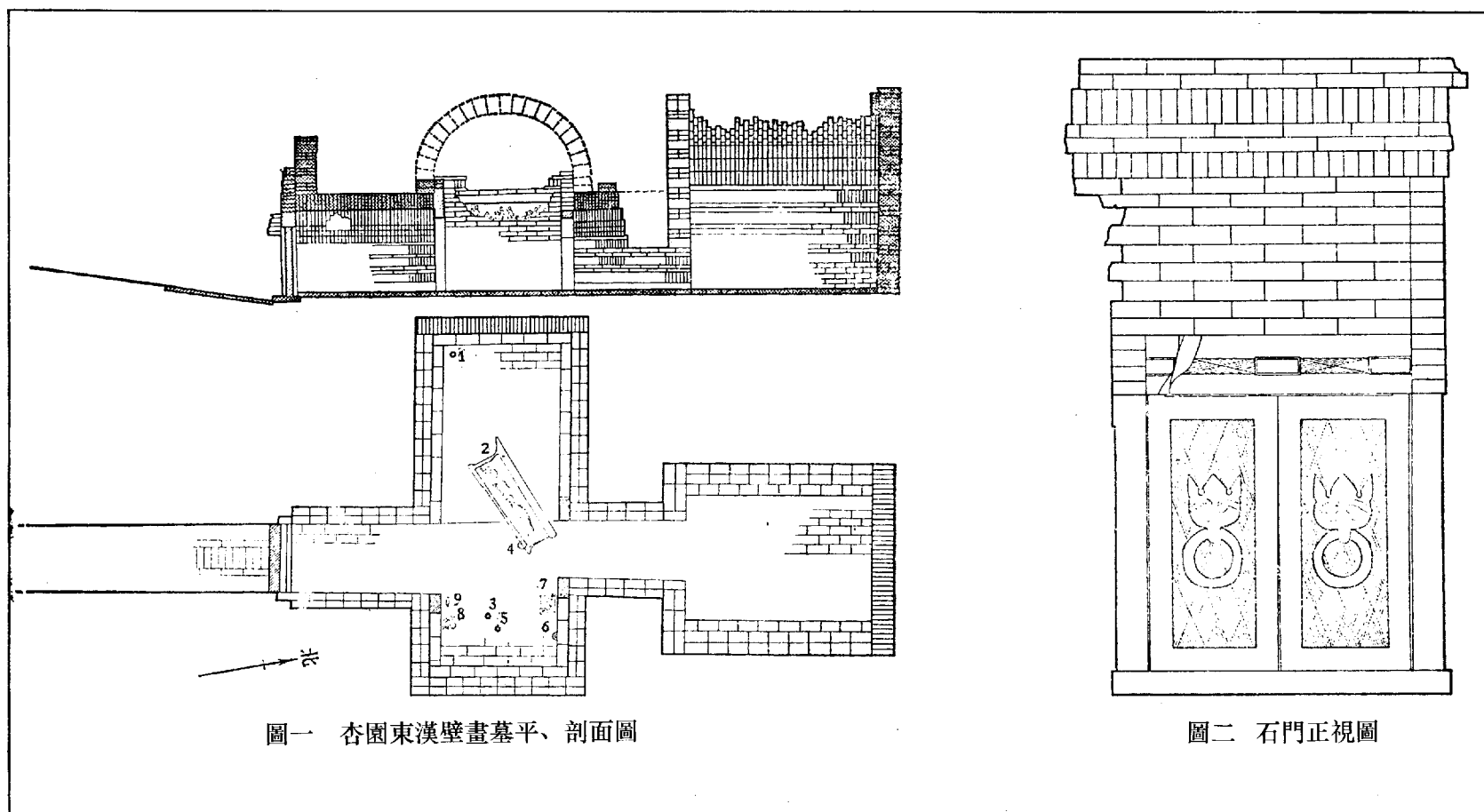
壁畫墓發現之後，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的極大重視。世界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副院長、王仲殊所長等曾親自蒞臨現場指導。考古研究所技術室的曹國鑑先生在墓室中潛心臨摹壁畫達一個月之久。洛陽市文物局領導對此也極為重視，于當年秋季將全部壁畫墓拆遷至洛陽市古墓博物館，現已將磚砌墓室在博物館地宮內復原展出，原壁畫尚在修復之中。

二、墓葬形制

杏園壁畫墓是一座前後室大型磚券墓。墓道向南，方向 190° 。可分為墓道、墓門、前甬道、前室、後甬道、後室六部份。全長35米，最寬處達8米（圖一）。發掘之前此墓已遭嚴重盜掘，墓室坍塌也極為嚴重。

1.墓道 呈斜坡狀，坡度 10° 。墓口以上堆土2.8米，南北長20米，東西上口最寬處6.8米。兩側自上而下逐級內收，形成不太規範的四層臺階。這種收縮臺階的作法多見于西晉墓，在東漢墓群中尚屬少見。墓道底部寬1.4米，最深處距地表5.3米。在靠近墓門的兩米範圍內，發現有長條磚平鋪的地面。在墓門之外的地面上，還發現了大量的隨葬陶器碎片，估計與盜墓者的擾動有關。

2.墓門 墓道與前甬道之間用一組石質材料封門。橫額為一塊長1.8、寬0.32、高0.3米的長條石刻鑿而成。向外一側剔地陽刻三個象徵門簪的長方形刻飾，橫額兩端用門邊石支撐，門邊石是用高1.47、寬0.16、厚0.3米的條石打磨而成，下端站立于石門檻之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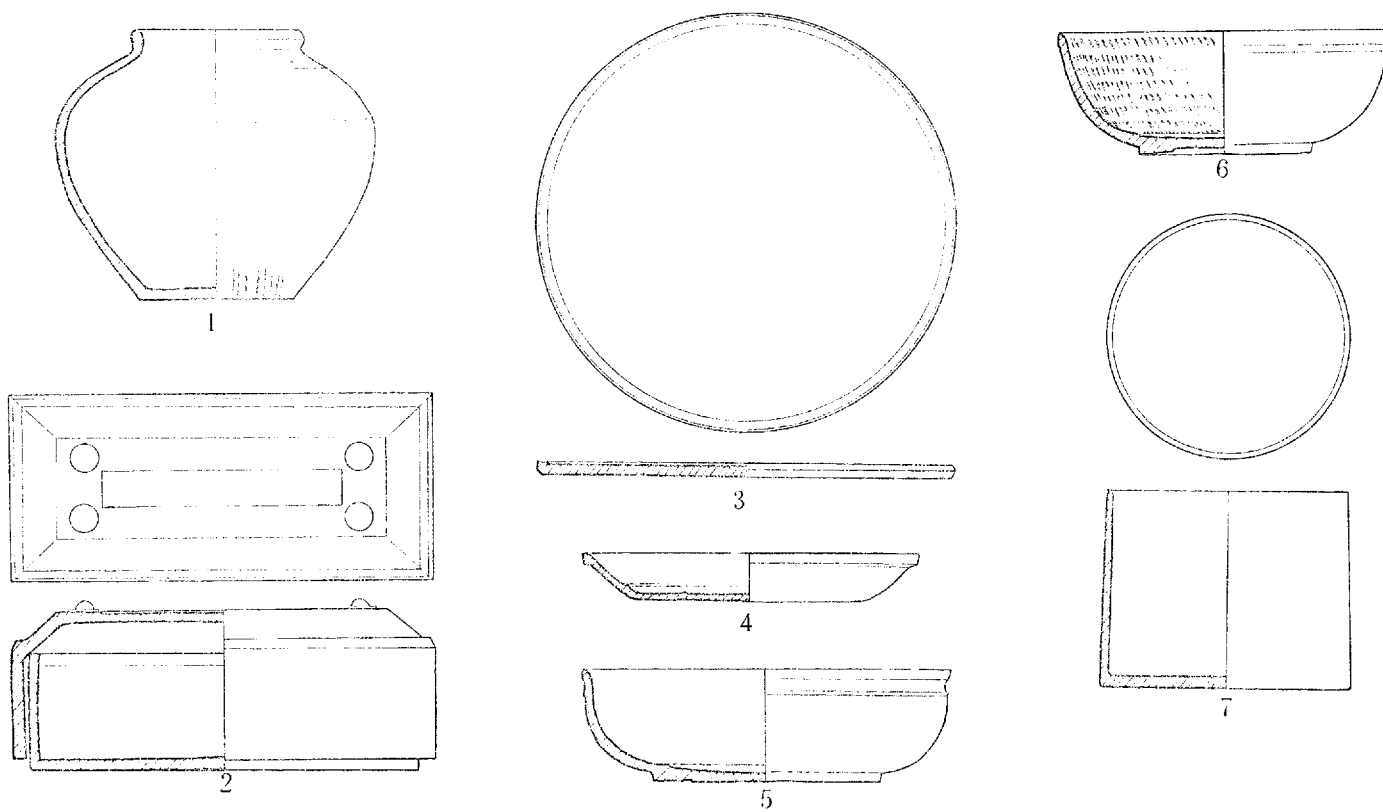


門兩扇，每扇高1.46、寬0.68、厚0.14米。石門正面以菱形斜刻紋作地紋，突出石門中心的低浮雕大型鋪首銜環圖案。石門邊角上的圓形突起的戶樞直接卧進上橫額與下門檻的凹槽之內，因此石門可開啓自如。橫額之上有高聳封火牆用條磚壘砌，自上而下，平鋪錯縫，靠近頂端壘砌兩行豎磚。現存高度1.5米（圖二）。用磚尺寸：長36、寬17、厚7.8厘米，重約20公斤。

3.前甬道 平面長方形，南北長3.21、東西寬1.4米，起券高度1.7米。兩壁磚牆用平鋪和豎磚交錯壘砌，砌至1.05米高之後，開始用薄券磚起券，券磚之上再豎卧一行條磚。地面用長方磚南北豎行平鋪錯縫排列。在券頂上部發現盜洞一個。

4.前室 或稱橫前堂。東西8米，南北3.65米，頂部使用大、小兩種扇面磚起券。大扇面磚尺寸：長37、寬面31、窄面24、厚7.5厘米。小扇面磚長37、寬面15、窄面12、厚同為7.5厘米。起券總高度4.14米。券磚的排列是南北方向縱列，由于該墓曾遭盜掘和自然塌落，現僅在前室東端殘存券磚九列。

四壁磚牆壘砌較為特殊，分為內壁和外壁兩層牆體。外壁磚牆厚36厘米，由長方磚二順一丁壘砌，用磚尺寸：長36、寬12、厚7.5厘米。牆面上塗抹0.5厘米厚的白灰膏。牆面上半部彩繪長卷車馬出行圖。所謂內壁磚牆，似專為遮掩墓室壁畫而壘砌，牆厚22厘米，用單行磚自墓室地面由下而上平鋪錯縫壘砌，砌至2.2米處停止，正好將壁畫部分全部封閉于內外牆壁之間。在內牆牆面上也曾塗刷一層薄灰漿，並施以簡單的彩色綫條，由于水土浸漬，現已剝蝕待盡。用磚尺寸也比外牆用磚稍大，長45、寬22、厚10厘米，磚的質地純淨，棱角齊整。前室地面鋪滿長方磚，南北豎行平鋪錯縫排列。西半部砌成棺床，高出鋪地磚18厘米。在棺床上放置棺木一口，由于墓室進水，棺已漂浮并倒向北側，人架已變形，向下俯卧于側面棺板上，左臂在下，頭顱向西南，面部朝下。頭骨附近有鐵鏡、木盒及銅髮飾等。



圖三 1.陶甗 2.陶食盒 3.圓陶案 4.陶盤 5. 陶碗 6.陶碗 7.陶奩

前室與前後甬道相通之券門上，均在壘砌內牆時，改用石材起券。門兩側用條石，石材高1.1、寬0.48、厚0.22米，起券部位用六塊扇面石壘砌，大小塊不等，進入後室券石僅剩一塊。

5.後甬道 與前甬道形制相仿。皆用券磚起券，長2.64、寬1.2、高1.7米，兩壁及鋪地磚用法均與前甬道相同。後甬道保存情況更差，其拱券部位僅殘存南端的八列，寬約60厘米。

6.後室 平面呈南北豎長方形，南北長3.8、東西寬3.1米，總高4.2米。券已大部坍塌，現僅殘存北端兩列橫券。墓室四壁砌法與前室基本相同。砌到2.25米高度之後開始起券。後室東西兩壁也殘留二次加砌內牆痕迹，但砌至一米許即停止。牆面也曾塗抹白灰膏，但無彩繪痕迹。鋪地磚南北豎行排列，後室北壁用長45厘米的大型條磚壘砌，高度略超出墓頂。

三、隨葬器物

由于墓室遭嚴重盜掘，隨葬器物擾亂甚劇，除橫前堂的幾件器物之外，在墓道內尚堆放許多陶器碎片，經粘對可看出器形的有瓮、盒、案、盤、碗、樽、豬圈、鷄、狗等等。

陶盆 三件。標本M2917:18 矮領圓唇，圓肩，收腹，平底。口徑18、底徑17、高29厘米（圖三，1）。

陶食盒 1件。標本M2917:19 器身長方槽形狀，器蓋比器身略大，可全部套置在器身之外，蓋頂呈盞頂狀，四角四乳，中間有長方形淺槽。長43.5、寬19、通高18厘米（圖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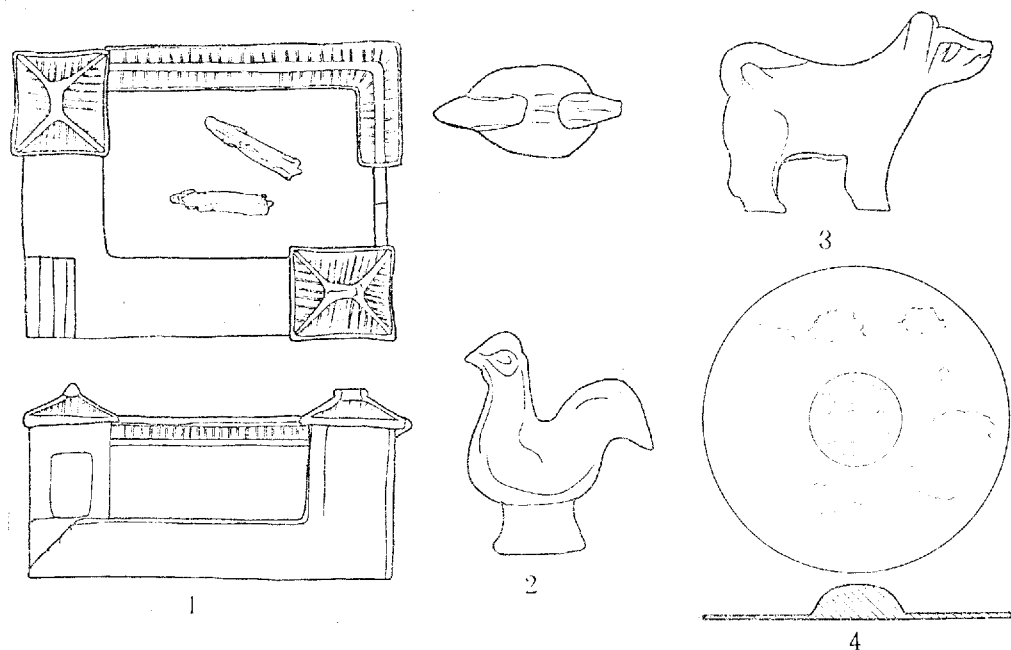
陶案 1件。標本M2917:20 圓形，扁平。直徑44、厚2厘米（圖三，3）。

陶盤 2件。標本M2917:21 淺腹，平底。內壁有凸弦紋兩周，口徑18厘米（圖三，4）。

陶碗 6件。 標本M2917:4 淺腹，腹壁近直，尖唇平底，下附矮圈足。內壁有淺刻劃紋七周。口徑17.5、底徑9、通高6.5厘米（圖三，5）。標本M2917:24 口頸外有一凹槽。裏外器壁均素面。口徑19.2、底徑12、高5.9厘米（圖三，6）。

陶奩 1件。 標本M2917:22 圓筒形，直壁平底。口徑25、底徑26.5、高21厘米。原器似應有蓋（圖三，7）。

豬圈及玉石豬 標本M2917:7、8、9 豬圈平面近方形，兩對角作小方屋狀（廁所），屋頂做成四面坡狀，瓦頂。豬圈後側用高牆將小方屋連接，牆作兩面坡瓦頂。豬圈中部為豬圈欄，由一個斜坡踏道將兩個對角小屋相連。長40、寬36、高26厘米。



圖四 1.陶豬圈 2.陶鷄 3.陶狗 4.鐵鏡

玉石豬體形細長，頭尾長達11厘米，作跪伏狀，小尾捲曲，被置于豬圈欄的中央（圖四，1）。

陶狗 1件。 標本M2917:11 豎耳，尾向上捲曲。長19、高13厘米（圖四，3）。

陶鷄 2件。 標本M2917:5 引頸高冠，立于小圓臺上。通高15厘米（圖四，2）。

鐵鏡 1件。 標本M2917:2 圓形，大圓鈕，銹蝕嚴重。直徑16.5厘米（圖四，4）。

銅錢 近百枚。有半兩、五銖、剪輪五銖等三種。

四、壁畫

1.分布情況 墓室壁畫僅分布在橫前堂的南壁、西壁和北壁。壁畫寬60厘米，前後總長12米。上下各有一條紅色界欄，下欄距鋪地磚1.35米。全部壁畫圍繞一幅車馬出行圖來展開。從南壁前甬道出口開始，然後連接西壁，又轉折連接于北壁。畫面上有九乘安車，七十餘個人物，五十餘匹奔馬，其中保存較清晰的人物、馬匹約有十處，另在北壁東段車馬出行圖之下，發現一幅庖厨宴飲圖，可見人物及盤案器具，可惜浸漬過甚，無法分析畫面的具體內容。

2.內容探討 從壁畫車馬前後排列之狀，可知這是一幅比較完整的車馬出行圖長卷。大致可分出三個畫段，或稱之為三大組，即前導屬吏組，墓主組和隨從組。

第一組，畫面最長，幾乎占據了南壁和西壁的全部畫面。共繪有前導車三乘，騎吏二十三員，車前伍伯四員。位于前甬道進門處西側，站在隊列最前面的徒步屬吏，手擎旌旄，分列左右，其後八名騎吏左右雁行，胯下馬均作輕鬆馳騁狀，馬後一步卒護衛着一乘帶白傘蓋的安車，車上二人，御夫居右。其後六名騎吏和一名步卒引導着第二乘安車徐徐前進。步卒頭戴平巾幘，身着寬袖短衣，

雙腿裹帶，左手執杖，右手舉便面。騎吏頭戴平巾幘，身着圓領寬袖袍，二目前視，八字鬚鬚，胯下黑馬紅繩，有鞍無鐙。這一畫段保存較好，其餘畫段的車前伍伯和騎吏裝束均與此大致相同。在第三乘安車之前有騎吏九員，伍伯兩員，由于此畫段內壁進水嚴重，壁畫多不甚清晰。

第二組，位于前室北壁的西部，為隊列出行時的主車畫段，包括安車一乘，前後騎吏十二員，車前伍伯六員，墓主所乘安車比前後屬車尺寸稍大，四維車轡，彩飾蓋斗。裝點最為華麗。主人頭戴赤色平巾幘，身着紅色寬袖袍居左，御夫攬轡牽繩居右，車前伍伯裝束全同。伍伯之前的一名騎吏作回首催促狀，表情生動，頭戴籠冠，身份可能比一般騎吏略高。主車後面的六名騎吏分前後兩行排列。這前後騎吏和車前伍伯在共同簇擁着主人出行。

第三組，包括五輛安車，十名單騎。安車上有的是墓主的隨從屬吏，有的則可能是主人的親眷。

這一幅珍貴的車馬出行圖，無論對研究東漢車騎導從制度，還是研究東漢的乘輿服飾狀況都是一份極為生動的實物資料。

《後漢書·輿服志》：“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杏園車騎出行圖的導從屬吏，在主車之前分乘三輛安車，與《後漢書》三車導的記述完全吻合。

《輿服志》載：“環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杏園壁畫墓墓主的車前騎吏六人，伍伯六人，與《後漢書》所記略有出入。

《輿服志》又載：“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杏園壁畫墓在主車之後還有安車五乘，前四乘均有單騎護衛，或四名、或兩名，這裏面應有主簿、主記兩乘安車在內，其餘車乘可能是墓主的家眷隨員。

史書記載，關於車轎傘蓋的顏色也與乘車人的官階有直接關係。《輿服志》：“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轎……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上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

關於平巾幘，《輿服志》載：“古者有冠無幘……幘者，𦘔也，頭首嚴𦘔也……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皂衣群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杏園壁畫墓中，墓主戴赤幘，或為武官。屬吏隨員着青幘、白幘及籠冠幘，示上下官吏無貴賤之分。

建國以後，兩漢壁畫墓清理已達二三十處。根據我們見到的資料，描繪權貴出行場面的當屬偃師杏園壁畫墓保存的最為完整。至于它何以歷經一千七百餘年能够相當完整地保存下來，主要由于壁畫被封砌在夾牆之內，避免了水土的直接浸漬，用這種方法保存下來的漢墓壁畫，目前尚屬孤例。關於這幅出行圖被封砌于牆內的原因，我們傾向性認為，壁畫所繪車騎導從儀仗，與墓主的實際官職不符，有明顯越制之處。這種現象在東漢後期政局混亂的情況下早已是司空見慣。墓主謝世之後，為免生枝節，後人將墓室壁畫遮掩于夾牆之內。

五、時代

關於杏園壁畫墓的瘞埋年代，擬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組合等幾方面作出分析判斷。

從墓葬形制上排比，杏園壁畫墓屬橫前堂豎後室磚室墓。這類橫前堂墓在洛陽地區約出現于東漢中期，流行于東漢晚期。翻閱洛陽地區東漢晚期紀年墓約有以下三座：1.洛陽唐寺門M1，下葬于漢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①。2.洛陽燒溝1037號墓，下葬于漢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②。3.洛陽王當墓，下葬于漢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③。杏園壁畫墓的墓葬形制與洛陽王當墓十分

接近，下葬年代也應距靈帝光和年不遠。

從隨葬組合上觀察，墓內出土了罐、盤、碗、食盒、圓案、豬圈、雞、狗和鐵鏡等。經全面排比，與洛陽燒溝東漢墓第四組出土器物相類，為此應劃為東漢晚期墓範疇。1985年，考古所河南二隊又在壁畫墓之西數百米之處清理了一座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墓，墓內出土各類陶器百餘件，經與壁畫墓出土陶器對比，在同類器的器形、紋飾方面，二者幾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進一步判定，杏園壁畫墓的埋葬年代應距漢靈帝建寧元年也不會很遠。

六、偃師杏園東漢壁畫的考古學地位

偃師杏園東漢壁畫墓所繪的長幅車馬出行圖，是東漢墓室壁畫中最為習見的題材之一。廣而言之，不僅僅局限于將出行場面作畫于墓壁，而且在遍布四川、陝北、山東、南陽等地的畫像石墓、畫像磚墓，也都廣泛地流行着這一題材。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出行圖最能充分顯示墓主出行時刻那種前呼後擁、威尊無上的官家氣勢。其實在正史記載中，並不缺乏這方面的記述。《三國志·吳書·士燮傳》：“燮兄弟并馬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後漢書·仲長統傳》：“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倡妓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士燮不過是漢末南疆邊陲的交趾太守，從文中記述的車騎出行時的奢華景象，由此可見世風之盛。今天，這一幅幅瑰麗畫面，又成為當年豪門權貴炫耀威儀的生動寫照。

杏園壁畫墓的車騎出行圖，在排列組合和畫面的整體結構上，與以前發現的幾座壁畫墓均略有不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東

漢至魏晉的壁畫墓中，繪有車騎出行題材的還有以下九座：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墓、洛陽西工東漢壁畫墓、望都一號漢墓、山東梁山後銀川淳于謫卿墓、河北安平遂家莊東漢壁畫墓、遼陽棒臺子和三道壕壁畫墓、內蒙和林格爾及托克托兩座壁畫墓。以上九座墓室壁畫從車騎出行的排列組合上又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以密縣打虎亭壁畫墓為代表。將長幅車騎出行圖繪于墓室南壁，着重表現墓主出行時前導和從騎環衛左右的顯赫情景。主車白馬駕曲輶，上飾華蓋，四騎護衛分列左右，車前有輶車兩乘，伍伯二人，騎吏二人，車後騎吏并排五人，輶車一乘。山東沂南的畫像石墓，從排列組合上觀察，與這座壁畫墓很接近。山東梁山後銀山壁畫墓同屬於這一類。壁畫繪于前室，內容主要是淳于謫卿出行圖，有三輛輶車排列出行。墓主的主車居中，上書題榜，車置四維，其車蓋、車輪的尺寸也較大，車前、車後各有一名騎吏，與前後二車區別明顯。三車一列出行，正馳騁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

安平遂家莊壁畫墓有白粉書“惟熹平五年”隸書榜題，可知壁畫繪于東漢靈帝年間，正值公元167年。壁畫的構圖與前兩幅大致相同，畫在前室四壁上，分上下四層，有馬車達八十餘乘。

第二類，以內蒙和林格爾壁畫墓為代表。這是目前東漢壁畫墓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內容可分為六十餘組，包括燕居、樂舞、農耕、採桑、出任西河長吏、舉孝廉、使持節烏桓校尉出行、離石城府舍圖等內容，墨書榜題二百五十條，是研究墓主身份和東漢輿服制度的重要文字史料。其中，僅使持節烏桓校尉車騎出行圖一幅，即繪了各種車輛十乘，不同顏色的駿馬一百二十九匹，文武屬吏、士卒、侍從一百二十八人。畫面人眾如流，榮戟如林，主車居中，隊列兩翼，層層環護，連車列騎，冠蓋相逐，森然一片，把一個權傾一方的官吏威儀勾勒的栩栩如生。畫工在作畫過程中，大膽突破前朝程式，恰當運用透視的近大遠小原理，把一幅沸沸揚

揚的豪華場面繪制的井然有序。

遼陽三道壕車騎出行場面比和林格爾壁畫簡單，但墓主車披皂色華蓋，赭紅四維，車後騎吏護衛相隨，曲輶輶車，馬披紅轡，顏色清晰可辨，也可歸為此類佳作。

第三類，以望都一號漢墓為代表。畫有車前伍伯以及襯托墓主人身份的僚屬出迎場面，但不見車馬騎吏。共繪人物25幅，多附墨書榜題。在墓門兩側寫的是“門亭長”和“寺門卒”，其他有“仁恕掾”、“賊曹”、“追槌鼓掾”、“主記史”、“主簿”、“辟車伍伯八人”等。從屬吏出迎的躬謹姿態中，可知權貴車駕已即將蒞臨。

杏園車騎出行圖的大體格局與第一類相似。這幅出行圖共計畫了九乘安車，七十餘個人物，五十餘匹奔馬。依照壁畫先後次序可分成前導屬吏、墓主及前後護衛、隨從、眷屬三大組。站在隊列最前的是徒步士卒，肩扛旌旄，分列左右，後面緊跟幾員頭戴平巾幘的騎吏，均身穿圓領寬袖袍，胯下黑馬紅韁，有鞍無鐙。墓主之車，轅馬飛奔，曲輶紅韁，四維車轡，彩繪蓋斗。就整體觀察，這幅車騎出行圖的布局有依制排列的特徵，並且前後秩序明顯，作為研究東漢車騎導從制度來說，是一份比較完整的研究資料。例如主車之前的三輛安車，應即是《後漢書·輿服志》所記之“三車導”，車上的乘員分別為賊曹、督盜賊功曹和門下官吏。從整體排列上看，杏園壁畫墓主車之前的騎吏及車前伍伯的人數均與文獻記述有一些出入，是屬越制，還是東漢後期制度混亂，尚不得而知。有人認為東漢後期豪佑割據鄉里，政局十分動蕩，當時權貴豪門的變相僭越早已司空見慣，出行多用本家子弟充作兵騎，尤其是擁有大量徒附和部曲私兵的大莊園主，當時到底按照哪一種規制出行，現在還無從知道。杏園壁畫被封砌在夾牆之內，很可能與壁畫內容有明顯越制之處相關，為免生枝節，遺害子孫，所以將畫好的壁畫封砌于夾牆之內。

七、結語

杏園東漢壁畫墓的考古收穫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為洛陽地區東漢壁畫墓的考古學分期提供了一份極有價值的研究資料。雖然壁畫墓本身沒出土任何有紀年文字的資料，但從墓葬形制和出土隨葬器物排比上不難斷定這是一座漢靈帝建寧前後的壁畫墓。其次，壁畫畫了一長列權貴車馬出行的喧嘩場面。這一隊列的導從儀仗及隨員狀況與文獻上的相關記述十分吻合，因此這幅長卷成為研究東漢輿服出行制度的一份最為生動的實物史料。有關車馬出行的題材在東漢壁畫墓、畫像石墓中十分流行，這種前呼後擁、炫耀威儀的場面，正是當年權貴出行威尊無上的生動記錄。再從繪工的構圖、設色和技法上觀察，這也無疑是一幅東漢晚期墓室壁畫中的杰出之作。整體畫風上保持着我國漢畫的粗獷遒勁，但在細微之間的婉轉頓挫上無不體現着畫工的高深造詣。那縱轡回首的騎吏和揚鞭振策的武勇，以及那攬繩驅車的御者和那赫赫揚揚的冠蓋輪蹄，相互織成了一幅生動而瑰麗的畫卷，為我國的古代繪畫藝術寶庫又增添了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杏園東漢墓壁畫臨摹札記

曹 國 鑑

杏園壁畫墓的繪畫風格和繪畫技巧，充分體現了漢代繪畫的古拙質樸和雄渾奔放的特點。題材上的寫實性和表現手法上的寫意相概括，是這幅車騎出行圖在繪畫技法上的主要特徵。

這幅壁畫保存最好的三部份畫段是：1.第一車與第二車之間的六員騎吏及一名伍伯；2.主車之前的騎吏和伍伯；3.第五與第六車之間和第七車與第八車之間的騎吏，圖畫保存相當清晰。原壁畫中的騎吏一般高約20厘米，馬車前後總長45厘米。在保存較好的畫

段內，其人物的眼耳口鼻、衣着服飾，甚至其面部的眼神和表情均能看得一清二楚。騎吏一般頭戴平巾幘，身穿圓領寬袖袍，右手執繩，左手持棨戟。平巾幘在東漢最為普遍，《後漢書·輿服志》：“平巾幘為上下通服”。有的騎吏頭戴平巾幘加紗冠，其地位或稍高。圓領袍的顏色，一般為赭紅色，個別為暗綠色。坐騎有黑、赭黃、棕紅等顏色。馬背上鞍墊清晰，但無鐙。

杏園壁畫是東漢晚期的一幅壁畫作品。就繪畫史的分期來說，此期尚處於我國繪畫藝術的早期階段，但就繪畫技法上來說，東漢中晚期已衝出了西漢時期的先勾勒輪廓，然後平塗施色的單一技法，出現了四種新技法：1.大筆塗刷的寫意法；2.單綫勾勒的白描法；3.表現明暗和質感的渲染法；4.施色而不勾勒的沒骨法。杏園壁畫畫工着重使用的是大筆塗刷的寫意法，但同時也繼續延用着單綫勾勒、平塗色塊的方法和表現質感的渲染法。

杏園壁畫在畫馬的表現技法上有其獨到之處。這幅壁畫共畫馬五十餘匹，其中又可分為轅馬和乘馬兩類。轅馬一般昂首曲頸作奔馳狀，體型碩壯，周身曲綫強勁有力。繪者以轉折頓挫簡潔流暢的筆墨，塑造了奔馬的矯健身軀、渾圓體態和豐厚的肌肉，運用灑脫洗練的畫筆，使得整體畫面頗具一番神韻。經常是一筆側卧彎轉而下，即準確地勾畫出馬臀部形體的圓潤剛健，說明畫工經過了深入的觀察和深刻的理解之後，才能在此基礎上作到準確的下筆和一揮而就（圖五）。在馬蹄的畫法上，既形象準確，又生動真實，達到了結構造型完美與生動簡潔用筆的和諧統一，仿佛使人聽到了蹄足的蹬踏之聲，看到了一種勁健的彈力，令觀者嘆服。如果試與和林格爾壁畫



圖五 杏園壁畫墓馬尾的幾種畫法